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毛詩傳箋通釋二十八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傳於歎辭也穆美也瑞辰按漢書韋元成傳云議者
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賈逵左傳注肅然清
靜謂之清廟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宗祀之清兒則曰清廟釋
文引杜預曰肅然清靜之稱也古釋清廟皆謂以清靜得名猶
明堂義取嚮明闕宮義取闕神此詩序箋謂清廟爲祭有清明
德者之宮正義因謂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其說非也廣
韻穆清也於穆卽狀清廟之兒說文參細文也穆禾也凡詩言

於穆穆穆皆彛字之段借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皆執行文王之德瑞辰按照昭二
十三年左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周語
昭顯文德又詩文定厥祥傳言大妣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
文人文德之人也皆泛言文德此傳謂多士皆執持文德亦泛
言有文德與箋言皆執行文王之德異義正義謂毛鄭同失之
又按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孔廣森曰上半章前二句
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
而對越在天無射于人首尾相爲韻蓋德古音如置故可與士
協今按孔說是也古德字作惠从直从心蓋亦兼从直聲故可
讀如置易有功而不德鄭本作置大戴禮其心不德荀子作置

又有施而不德逸周書作置玉藻立容德徐仙民音置皆德有
置音古字通用之證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駿大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駿速也速
與疾義同正義引禮記大傳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
駿疾以聲近爲義廟中奔走以疾爲敬其說較傳箋爲善正義
牽合箋說云大者多而疾來之意則失之矣周頌噫嘻篇駿發
爾私傳謂大發其私田箋易之曰駿疾也此疾與大異訓之證
駿與浚通鹽鐵論取下篇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
職也正訓浚爲疾彼詩亦當从箋訓疾駿又通作遂禮大傳遂
奔走鄭注遂疾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正義引孟子趙岐注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謂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瑞辰按孟子趙岐注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孟子列傳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如孟子且未及親事子思豈孟仲子學於孟子轉曾爲子思弟子乎詩譜之言蓋不足據正義合詩譜及趙岐說而一之誤矣經典序錄云詩自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孫卿生孟子後得受詩於孟仲子則孟仲子幼於孟子未及受業於子思可知矣孟仲子爲

毛詩傳授所本故此詩及閟宮詩傳並引其說又按說文以字从反已檀弓注云以已字是以與已本同字也似从人已聲故以已與似古亦通用正義引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字雖異而義則同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廣雅極已也無極正義釋詩不已是知孟仲子雖借作不似其義仍作不已也正義不明通借之義謂傳雖引仲子之言而無不似之義失矣又按廣雅廣韻並曰命道也易臨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天道不詘二十七年左傳曰天命不愆皆命卽道之證故箋曰命猶道正義謂天之敎命卽是道失之又按說文參細文也穆卽參之段借訓穆爲文與下純訓爲文同義

文王之德之純傳純大也箋純亦不已也瑞辰按說文煇明也引春秋傳曰煇耀天地純與煇通用漢書揚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此承上於乎不顯言之不顯顯也顯明也純亦明也文與明義相引仲方言廣雅竝曰純文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正訓純爲文說文純絲也崔觀說易曰不襍曰純純本美絲之稱段以狀德之明而不襍故義爲明爲文又爲大耳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也箋溢盈溢之言也瑞辰按說文譏嘉善也引詩譏以謚我譏與假雙聲謚與溢字異而音義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何者譏之聲借恤與謚亦同部字也此詩溢謚恤三字通用猶堯典惟刑之卹哉史記作靜

今文尙書作謚也爾雅釋詁溢慎謚靜也又曰溢慎也說文謚
靜語也靜與埤通說文埤安埤也廣雅靜安也慎與靜古亦同
義詩言溢我卽慎我也慎我卽靜我也靜我卽安我猶詩言綏
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溢我正謂善以綏我左傳言恤我者恤
當爲恤之段借說文恤靜也正與溢謚竝訓靜者同義惟箋訓
爲盈溢與傳異義

駿惠我文王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瑞
辰按惠順也駿當爲馴之段借馴亦順也駿惠二字平列皆爲
順猶劬勞同爲勞盡瘁殄瘁同爲勞也馴借作駿猶尙書克明
俊德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馴德卽順德也兩無正不駿
其德朱彬謂駿與馴同馴順也皆駿亦爲馴之證箋訓駿惠爲

大順失之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惟今也瑞辰按曾孫當从箋通指後王爲允篤者管之段借說文管厚也从宮竹聲讀若篤孔廣森曰竹聲古蓋讀如呪故篤與收爲韻

維清

序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箛南箛者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杜注箛舞者所執據說文箛以竿擊人也是箛卽干公羊傳萬舞者干舞也古者文舞執箛武舞執干左傳南箛爲文舞則象箛爲武舞卽此詩象舞也舞武古通用象舞蔡邕獨斷作

象武蓋以象文王之武功也作舞者通借字耳是以知仲尼燕居篇下管象武卽象舞也象舞亦單稱象文王世子明堂位皆云下管象以象與大武對言則象非大武可知文王世子鄭注乃謂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合象與大武爲一誤矣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清廟象舞雖俱是文王之樂清廟以人歌之故宜升象舞以管奏而舞之故宜下正義乃云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失其義矣墨子七患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

奉天是武王之樂亦名象然云因先王之樂云繼文是正因文之象舞而作非卽此詩象舞亦非下管象之象也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瑞辰按李黼平曰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文王祭天不應言肇尙書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是禋乃祭祀通稱傳訓禋爲祀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於祭天正義以箋述毛非也今按李說是也肇禋猶云肇祀生民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后稷之肇祀也此詩肇禋迄用有成言文王之肇祀也二詩文義相似生民詩承上帝居歆言之故傳以肇祀爲郊祀此詩上無所

承故傳以肇禋爲泛言禋祀耳

維周之禋傳禋祥也釋文禋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禋音貞與崔本同瑞辰按爾雅釋言禋祥也某氏注引詩維周之禋正義釋文本原皆作禋惟正義引定本集注釋文引徐邈本作禋按作禋者以與禋成爲韻作禋者以與首句熙字爲韻爲首尾用韻二本皆於韻合胡承珙曰作禋者毛詩作禋者蓋三家詩或謂由崔注改易取韻者非也李黼平曰行葦壽考維禋傳云禋吉也此經如作禋傳不應別訓惟作禋乃訓爲祥說文禋祥也禋吉也从毛傳不从爾雅則經文作禋爲是

烈文

烈文辟公傳烈光也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瑞辰按

周書謚法解有功安民曰烈烈文二字平列烈言其功文言其德也爾雅釋詁辟君也天子諸侯皆有君號故通稱爲辟天子曰辟王詩載見辟王是也諸侯則曰辟公此詩烈文辟公雍詩相維辟公是也箋謂百辟卿士及諸侯包咸論語注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並失之

錫茲祉福傳文王錫之箋天錫之以此祉福也瑞辰按成王卽位徧祭列祖則祉福宜謂列祖錫之詩末章前王亦兼言列祖傳專言文王非也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瑞辰按廣雅釋詁廢壞也廢與靡通越語靡王躬身韋注靡損也無封靡于爾邦猶云無大損壞於爾邦也靡累以疊

韻爲訓傳訓爲累與損壞義近累於國卽損壞於國也白虎通
三軍篇曰詩云無封靡于爾邦繼王其崇之此言追誚大罪也
以封靡爲大罪與箋義合皆本三家詩正義謂靡是侈靡奢侈
淫靡是罪累之事失傳悵矣

繼序其皇之傳皇美也箋皇君也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
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瑞辰按說
文緒絲耑也序敘古通用爾雅釋詁敘緒也閔予小子篇繼序
思不忘傳序緒也此詩傳不釋序字義亦爲緒繼序猶云續緒
謂諸侯世繼其先祖之緒以爲君也箋訓爲次序失之

天作

大王荒之傳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

作也瑞辰按晉語鄭叔詹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傳義所本傳云能安天之所作段玉裁李黼平皆謂安爲大字之誤是也荀子王制篇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四句爲證此又毛傳天生萬物於高山所本蓋合天覆地載之語而括以萬物也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倭易之道故也瑞辰按毛詩以彼徂矣三字爲句與上彼作矣相對成文韓詩則作彼徂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

道雖僻而人不遠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
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
之道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鄭君先通韓詩故此箋全本韓義
其云後之往者正釋經彼徂者句正義徂謂新往者是知箋疏
本皆作徂者而以岐字屬下句讀則毛韓詩同也說苑韓詩外
傳竝引詩岐有夷之行惟沈存中筆談引後漢書朱輔疏誤作
朱浮傳又誤讀岐字爲句誤徂作咀蓋由誤以韓詩傳岐道阻
險爲釋詩彼徂者之徂也朱子集傳王伯厚詩考竝沿其誤又
按說文傷倂傷莊述祖引易緯注倂傷無爲是倂傷爲寂然無
爲之稱正義以倂爲倂健失之

昊天有成命